



生齋文彙卷之七

家書

示金彪 戊子

我讀易坎卦初畢進退消息之理易無不備大抵敬慎不敗中實有孚則危懼可免以此見聖人之心之仁所以慮民患而反復曉告者至矣盡矣人多昧焉不察以致凶咎悔吝叢於厥身豈天之禍人哉人自逆天耳我私計平生為人可悔者甚多良由見理不明行義不熟使然即如入都一事初念游移致費許多口舌尋常去就且如此儻臨大事何以處之念及此又不勝悚惕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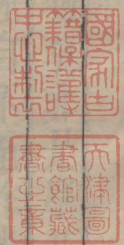
一

世路艱難不報中實育乎順貧野匹貧以世是事

示金鏞

家書

生齋文彙卷之七



又

昨接汝十三日信所言應事接物莫非是學甚善但從此實下工夫則所知之理自不至作光景玩弄矣又學者求道既貴有所得尤貴知所失須於日用行習之間省察克治不遺餘力庶幾造履日新耳求道之樂久而後知我向來深悔汨沒於詞章今日用功殊更艱苦汝年正富如璞玉然本無玷缺只在珍護琢磨之耳周易傳第三冊在汝處望卽寄來十一月二十日

附

生齋文彙卷之七

二

家中讀書功課不若館中之多然兒近思外間應酬及經歷諸事亦甚有益但恐將此事作玩弄過則功課既廢而所行亦不得力必敬以主之兢兢焉一無忽過斯行之漸實道理亦愈看得透近竊欲以此自勉未審然否

又

初六日接汝信并東萊易說等件已悉一切汝祖咳嗽已愈喜慰之至但須維護將順得其歡心爲最要也我旣出門不獲盡子職侍奉之事賴汝爲之在我爲不慈而在汝則孝更深矣幸勉之獨居畏怯是氣不足之故當集義養氣日用動靜之間常常涵養克治合於和平中正之道則理順氣足自無此病矣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又

又巳丑

汝向來考試必有尊長提挈此番無人照應須
詳細點檢在郡勿多出門功課仍照平日爲之
先儒論學書尤不可離去年我送試時少此一
段工夫便多走作悔之無及也我近日思慮雜
亂所行動輒得咎反躬循省全由涵養不足無
可怨尤以此真有慄慄危懼之象積懷甚深惜
未能面剖耳見訪溪爲我致意我近日無刻不
思念之非爲朋友私情乃實服其學之篤氣之
平識之正耳

生齋文彙卷之七

四

平齋文彙卷之七
四
夫論備學書尤不可離去年我送試時少此一
段工夫便多走作悔之無及也我近日思慮雜
亂所行動輒得咎反躬循省全由涵養不足無
可怨尤以此真有慄慄危懼之象積懷甚深惜
未能面剖耳見訪溪爲我致意我近日無刻不
思念之非爲朋友私情乃實服其學之篤氣之
平識之正耳

又

郡中別汝及夢蓮而行抑塞殊甚又恐用情太過力制之想汝亦同此情也我明日到館須中秋回來汝讀書課程已另書一紙相示汝再自己增損之讀書須句句體貼到身上來自見真切向來未能深悉其好處只是不曾反已深求耳淑艾錄我覆閱兩次今畱案上可取觀之內有對證施藥者並標識評語於上似尤切已也汝祖精力衰減必須服藥端午後可向介眉堂取之服至十劑當漸有效矣家中瑣事我已告

生齋文彙卷之七

五

知汝母不以干汝惟夜來侍祖父寢食自不容已耳有不如意處忍耐消融氣不能平用力克制苦心人天自祐之若稍涉怨尤便易流於惡矣別須四月相見時工夫必有長進始慰吾心也向來未游梁添其預說只是不曾反已

日數時之讀書取法皆歸根極良士來自京師
其回來也驚書看致口民書一服牀示竟再自
歐氏時之悲心本同此節也每與日既前於中
郡中限必又夢靈而許此惡表甚又恐其辭太

又

又

頃汝祖自城中回知汝與夢蓮皆未錄取此不足慮雖親黨間必有非笑詆毀之者然切勿以俗情之難堪易其素志平日讀書講貫全在此等地方試驗特立不回順受其正乃是真學問可并以告夢蓮也

生齋文集卷之七

六

頃狀以台憲叢出

幸賦式詞鯨鯨立不回順受其五代是與學問
俗辭之難堪易其素志平日讀書講貫全在此
頃以願自地中回狀此與夢蓮皆未錄取此不

又

又

汝數日來應酬已了否功課能整飭否夢蓮心境若何但得腳跟立定加小學嚴敬工夫則漸有進益矣我近看大學於朱子論天之明命處閱之洞心不禁手舞足蹈之樂又閱小學至文王周公會閔之所以事親者醇謹周至自顧平生於孝道殊多欠闕爲之悚然汗下時過後學勤苦難成深悔二十年陷溺蔽銅幾不可爲人汝其勉之庶幾幹蠱用譽耳科名須以人重苟無其德適足爲憂我未嘗不以科名望汝然其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七

志甚奢必須根深實茂如古王文正范文正一流始愜吾意今之所以勤勤勸汝爲正學者正爲他日科名地步非好爲是迂闊不近情之談也感應屈伸之理朱子於咸卦九四傳備言之我與汝現在所用工夫正如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特患其養蓄不深不患無發見之日耳巧取速化最害心術觀孟子於原泉混混章又可悟

也昔年卧病時賦道立宗賦小學嚴敬工夫則漸

好幾日來應酬已了否功課能整飭否夢蓮心境

又

接汝書所言讀大學心得之處良是朱子固嘗言十傳文血脈貫通須熟玩也然最要在體認親切卽如首二章傳何以聖人克明德我卻不能傳言自明德全在自已用力則必反諸已而考其用力與否又所謂天之明命是何等顯赫是何等切近安得不常目在之至若成湯大聖猶且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此嚴密勤苦而我凡夫那得悠悠因循玩愒時日又所謂用其極者非獨君子能然我亦能之在用功之始便

生齋文彙卷之七

八

當立定主意不到止至善境界不歇如此真實下手庶幾有進又朱子論天之明命言人卽天天卽人視聽食息言動皆天也此等最警切識此理則明命不得不顧諟而太極圖西銘道理亦可得其概矣盤銘章松陽講義亦說得最好不可不深思而實體也我近患鼻淵多用心卽煩眩身熱此水衰火旺之象因歎時過後學之難悔從前之錯過時日也汝祖父體中何如會服藥否柳溪處一書望卽交去悠悠俗學汨沒賢智無數汝有明敏之才剛毅之質須刻苦用

力必期造到極處而後已毋爲俗論所奪也俗
學之難返其故有二一是畏其難一是忽其易
以爲易故淺嘗輒止而無真實工夫以爲難故
安於習俗而不悔惟實知其可爲而不憚艱難
曲折以求其成則幾矣五月十三日

生齋文藁卷之七

九

又

十三日發一函已收覽否中有柳溪書及已欲
達文聞藹如索文甚急或以此文託夢蓮寄去
庶慰其懸望也我鼻淵甚劇不能用心課徒皆
勉強自謀益復疏略日月不居殊可憂歎學問
工夫全賴精神振作年將四十志盛力衰豈復
能有所成就所望汝繼起於下大昌厥宗要當
發很用力夢寐以之朱子所謂一棒一條痕一
摑一掌血夫子亦曰發憤忘食大聖大賢尙如
此刻苦用力況吾儕中下之質氣習深固豈有

生齋文彙卷之七

十

優游閑適可望成功之理今流俗之士旣畏其
難而不知返矣而一二同志者復視此事太易
略看語錄一二種便自以爲足不復著實講貫
著實整頓究其歸結不是無非無刺爲鄉愿一
流卽是妄自尊大任意乖爭而已如此烏乎可
願汝日新之功有加無已相見時更當觀汝之
得失也廿一日往弔馬子樵可用代奠一函香
燭二事初一日來弔祝山可用代享一函輓聯
一副冥資四事輓聯我已撰句錄寄望汝書之
須楷書也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當先告主人恐

其預備輩肴若初一日則尤易託辭茹素只要
止酒耳夏間將爲學徒講論語家中汪大全論
語數本望檢寄柳溪處一書已交去否朔日一
函大有要緊語在內如未接到當告以向張德
盛細問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十二

盛德問也

函大有要緊語在內如未接到當告以向張德
盛德本望檢寄柳溪處一書已交去否朔日一
函大有要緊語在內如未接到當告以向張德
其好辭章香芬耐一日問大畏猶猶故素只以

又

予服集齋方稍愈然未退也據集齋云是溼鬱
上蒸不甚要緊而予靜驗其由實因元氣虛弱
心火炎上之故死生自有定數唯擔閣光陰不
能讀書研思殊焦切耳予讀大學纔至第十章
傳愈見忠恕二字之貫徹始終汝日來工夫若
何望告知時去不再來須著實講究體驗纔好
予既不能趕課程惟日日存此心使勿失耳汝
祖飲食起居何如望告知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七

原者食致

子

心

不再來

善實

日來工夫

至第十

章

未

云

天

昨接汝書已悉一切家庭之間事多難處此由
我之德薄不能躬化所致咎專在我與汝無涉
然亦不可不思處之道易所云幹蠱不可貞
者其義當深玩竊念家人卦象辭絕不言齊家
之事而但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此與大
學言齊家必先修身正相表裏我平生於言行
多所缺失故一切末流之弊殊難整頓今惟以
有物有恆者自責更望吾兒交勉之也兒苦志
向學吾自知之此時孝順祖父教督幼弟正是

生齋文彙卷之七

十三

分內當爲之事凡事求其心之安而已其有忿
嫉阻撓之者皆可置之弗顧但在已不可先有
所失若稍任氣質便不得所安而心煩意亂之
病從此而起旣失事宜又妨功課甚不可也故
爲汝之計母怒則順受之弟過則督責之二者
並行不悖不可顧此失彼耳所云時起時倒只
是志不篤之故學者最要立志志非徒遠於流
俗之謂直須以古聖賢爲法站定腳跟勇往前
去雖懼以鼎鑊臨以白刃而有所不餒也何論
小小利害哉故須實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又常

有恐爲小人之憂則學問進矣

生齋文彙卷之七

十四



於庶民小人之憂則學問進矣

又

接書知汝祖服藥有效健飯如常欣慰之至但聞諸醫者暑月服補藥不可一日間斷稍一閒斷或爲暑氣所侵則次日服之便不妥當此言良是也汝欲看西銘甚好徑須讀之得於心則氣質自化矣有過特患不悔汝旣知悔卽作聖之基也要在勇猛克治於無形之中久則自然消融耳大學修身齊家章當與家人卦參看緊要只在言有物而行有恆一句此理近始信得及願與吾兒共勉之

生齋文彙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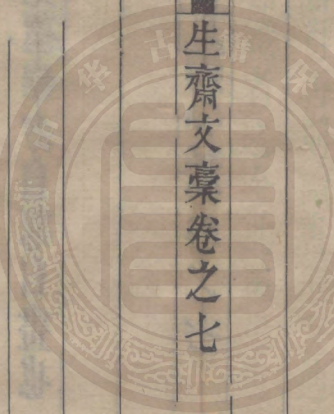
五

又辛卯

變化氣質是汝目前緊要工夫乃云唯恐氣質不受其變化此甚不然人須是心爲主今乃使氣質爲主何耶望堅持此志勇猛直前勿畏縮也我在館仍讀周易然覺精神比去年更差看來此生不復有長進只好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盡吾力以終其身而已汝方年富力強遠大之業唯汝是望幸勿自恕自畫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七



又辛卯

又

汝傷風久不愈急須醫治精神倦乏可暫停館課金氏兩徒竟辭之但將實情婉告其父母另薦他處可也終日勞苦夜須早睡晨起比予在家時稍緩亦不妨特不可漸晏耳有過不可不悔然常畱此悔恨之意恐反爲心累不若當下立改之愈也夢蓮芝房不知近功何如倦倦之意實不能忘學者旣得門徑必須就切近處實下工夫始得否則讀書取友適以滋長病根反不如無知識者之全此純愚也訪溪讀易極專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七

一前自予館中回因沈思乾文言義理走路連錯兩處雖不無過當然足見其用功之猛至其能受盡言遷改之勇則尤非予所及也金鶚功課如恆與之言恭兄之道似頗領悟茲有信與汝汝可答以一書誘勉之汝母前爲我問好事之須和順恭謹雖小節目亦不可忽巽則易入亢則致悔處事接物皆然而在家庭之間爲尤甚我於汝愛之深故憂之切望之重故責之嚴唯汝心解而力行之而已

連接汝書知汝心境寬舒工夫不懈曷勝欣慰
論語欲仁仁至卽易之來復孟子之求放心也
與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及未發氣象均有別朱
子所謂反而求之者反卽程子反復入身來之
反求卽孟子求放心之求此是操存舍亡道理
夫子親切指點欲入當下省悟若爲仁之功則
大有事在須積累做去也咳嗽已漸愈我自知
此身關係甚重故亦不肯過勞亦正以關係甚
重不敢自懈養身之方我近以訪溪所告懲忿

生齋文彙卷之七

十六

窒欲四字爲要藥平時雖無可忿可欲之端然
防其猝發難禁故須隨時戒懼臨時遏制耳得
芝房書甚喜我倦倦於平日者原意其必能向
學今果如此可謂不虛所望但從此以往事正
無窮須實下工夫勇猛精進方能自立茲有一
書可親自攜去也訪溪讀書益精細取善益虛
受旬日內必相見一次深得其啟發我今讀易
亦依其法以本義爲主而參讀程傳身心亦因
之而加虔朋友必如此迺有益汝於同輩中亦
須以此自勉而勉人也

又

汝體中若何何久未得書也讀論語至何處得力與否有所疑否均望告知既不能聚首一堂全在紙墨商榷耳汝日用工夫須體玩仁敬二字此二字著實做去漸漸寬恕和平方是得力處勉之勉之時難得而易失須及早努力也訪溪相處甚有益近於辨難處開發知識不少向來未得此境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九

又

又

工夫極須著實謹之又謹斂之又斂使矜心傲
氣日就消除胸中寬易通暢則窮理愈明行事
亦漸省力否則外面雖無顯過而隱微深錮之
中病根常在日用間必有萌動發見處又以其
所萌動發見處爲微小而不加檢制將積而愈
大勢必潰敗不可收矣看來舊習雖難除若實
心實力爲之亦無不可變化者只在耐得苦耳
我與訪溪切磋極有益惜汝不能同在一處增
長學力胸中所欲言者無窮實非紙墨所能罄
但願汝體我之心實見諸行也近日讀書更有
何見前所論仁遠乎哉章道理我之說是否尙
望告知馬訪雲意頗信嚮茲特作書答之汝可
一閱儻得立志向學豈不大幸此書望卽日寄
去芝房近相見否未知新功又如何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字

中誠非常存日思問心自責應見其又以其
亦漸省也否則外面雖無顯過而隱微深錮之
淚日盈而劍中寬易通暢則窮理愈明行事
工夫雖極著實而天藍煥之又煥與保心哉

又

又

接信知汝工夫頗進極慰所望初學最患在父兄師友前有隱情此語尤切實若非汝真心體認安能爲此言亦安肯爲此言但以後務須徹底澄清做此工夫耳至日用事物之間當一以至誠惻怛之意貫之而敬守此心無時或失則庶有進矣汝原信附還中有未是處皆註於旁望詳閱之

不附

頃接手論敬悉一切父親論仁遠乎哉章道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理皆與先儒言脗合兒前所見大謬是理會不細之故近日氣質之累稍減然細微之地終有克治不下處故不免隨時萌動發見當其萌動發見之時亦自覺胸中狹窄氣象卑小而此心按捺不往往往至於忿懣夙夜自思若負芒刺今年已過三月而學力未有寸進無以對人亦無以自對也仁敬二字誠對病良藥謹當深玩而篤行之兒近見得朋友相愛須得實下工夫者迺有益若平日既不用力及其相見不過一派虛恭敬閑言語而

無講論切磋之實則何如省此時刻閉門讀書之爲愈乎又初學最患在父兄師友前有隱情兒向來亦患此今欲力除之論語讀至子溫而厲章此篇凡形容聖人氣象處極有味能常常理會則亢戾易消又須從實事試驗過纔可自信耳

生齋文集卷之七

三

生齋文集卷之七

生齋文集卷之七

生齋文集卷之七

生齋文集卷之七

生齋文集卷之七

生齋文集卷之七

又

東序歸時會將汝原信一一旁註未知中間有不是處否此次書來幸以告我芝房安詳和厚汝宜取法但當勸以剛健夢蓮係汝舊交素稱莫逆今若晤時亦須效其所長箴其所短彼若奪於科舉正當直告之方是敦舊之道勿淡漠視之訪溪世叔頗以汝學業爲念時時問及汝可恭敬詳盡作一書呈之有所得與有所疑均從實見告勿飾勿浮勿略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東序歸時會將汝原信一一旁註未知中間有不是處否此次書來幸以告我芝房安詳和厚汝宜取法但當勸以剛健夢蓮係汝舊交素稱莫逆今若晤時亦須效其所長箴其所短彼若奪於科舉正當直告之方是敦舊之道勿淡漠視之訪溪世叔頗以汝學業爲念時時問及汝可恭敬詳盡作一書呈之有所得與有所疑均從實見告勿飾勿浮勿略也

又

初四日接書謂工夫要默默著實做去稍涉張皇終是有損無益此真爲己之言閱之快慰又云此心常在亦是極好消息先儒云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上更加功從此積累將去當漸近仁體矣至云難處之事必思所以善處之而不求諒於人但求其理之當而心之安數語固是然求其理之當甚難非窮究精微而克治淨盡豈易言此否則理有一毫未當卽心不得其安心不得安而取戾於人則不可謂人之不我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諒也并不可謂我固不求諒於人也思之思之尙其戰兢惕厲以圖之乎至如毗剛者治之以柔亦無地不然其大者固在去矜懲忿而小者亦所當謹卽如朋友言論之間原貴於切實不浮然氣象極須檢察儻一意直伸已見未免有駕而上之之意則所言必不入而反足以取忤矣是人已兩失之道也故必持之以恭謹出之以謙和乃爲盡善訪溪得汝書甚喜茲有覆札望汝覽而識之下次寄信更當以所學得失詳告之也

附

自父親到館後殊惘惘昨日下午心地稍清
今日始常存然恐守之少而失之多耳延平
先生言初學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
兒正苦爲他事所勝便至氣質用事雖加意
克治而氣象之間終未消融殊惴惴耳今日
讀泰伯章以爲德之無得而稱則其讓天下
亦是不求人知之事所以其德彌至以此推
之凡遇著難處底事必百方思所以善處之
道而行之不求諒於人但求其理之得心之
安而已卽一切工夫皆須默默著實做去若
稍涉張皇終有損無益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又

接書知汝工夫日進幸甚心貴常存有不存隨
卽提醒便漸次接續勿太著意一著意反爲不
誠我近來用力甚苦亦有所得但不能保其後
只常常持敬耳訪溪日新不已其徒鄭生慶筠
篤信好學我甚愛之訪溪之學爲不孤矣金鶚
看小學漸認真唯笑病難除耳人事應酬且耐
煩做去勿生厭倦心勿生巧免心否則將爲一
心之疾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小學文彙

小學文彙

小學文彙

小學文彙

小學文彙

小學文彙

小學文彙

小學文彙

又

用功太極圖西銘甚好目前西銘尤要緊程子所謂仁體是也於此理會親切而敬以存之纔有入德之望人之所以與道隔越者只是自私自利之心纏縛於中故耳今如西銘所云何處容得一毫私意但習念難除真心易失若無守約之功則日用間茫無統緒此道理如石火電光一閃便過終非已有及至發諸事物仍不過氣質私智用事而已故敬者守約之功也敬則虛敬則靜虛靜則省察克治皆易爲力而仁體

生齋文藁卷之七

七

常存矣否則雖終日疲精勞神於簡冊酬應之間只覺得口耳紛曉陪奉勞苦其如此憧憧者何朱子敬齋箴陳氏夙興夜寐箴工夫儘彀完備不必再求他說亦不必鈔錄彙訂但記其文著實做去便自有效汝今用功莫若將敬算一件事做讀書則舍詩經而治論語無事時澄心默坐養此仁體兼可以聽金麟讀書也前書所云著意反爲不誠固是爲助長之病然亦不盡於此他日汝當自知之芝房虛和之氣汝亟宜取法朋友惟相觀而善最有益我亦常以訪溪

爲法特苦積病甚深難以幾及耳

附

十二日接奉訓示知父親近來用力甚苦時
有所得因思凡無所得者只是不會到苦字
耳兒近日人事應酬較多暇時將西銘熟讀
看來似比舊時稍親切又讀陳茂卿先生夙
興夜寐箴覺其辭意密實思每日依此做去
或不墮落現擬鈔太極圖西銘及朱子敬齋
箴陳先生夙興夜寐箴彙訂每日誦習未知
箴銘一類中尙有可鈔者否心體仍有間斷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雖用提醒一法終覺裏面憧擾不定嗣當益
加涵養庶於事上有力耳所謂著意反爲不
誠未知卽助長之病否芝房五叔虛心和氣
篤信好學兒於近日愈覺其不能及也

管來以又善和信德世又舊鼎致陳去五凡

耳只取日入事應酬適念則報報西漢景

音浪戰因思其無浪靜香只是不會既苦字

十三日接奉訓示說父親近來用力甚苦

訓示

欲出苦齋誠苦緊難與幾及耳

又

前書中言用功靜養之方甚好須如此纔叫做
必有事焉否則茫茫蕩蕩作何歸結耶又云克
治亦要著力所說極是凡用功遇相須並進處
皆不得兩相靠託此亦其一端也特存養深則
克治亦不費力耳我日來有極苦處亦有得力
處難以筆述默喻可也近日鄭生慶筠從學頗
有味可惜早來暮歸時候局促不能與之暢所
欲言耳家中錢米又從何處稱貸用財務宜節
嗇我館地不嫌於心將貽書子湘辭之張子云

生齋文彙卷之七

完

今日萬鍾明日飢餓也不惜竊謂必如此方能
眞正合義現如我家實在於儉之一字全未有
合不勝憂悶以後須內外一於節嗇則我去就
之間可以無失矣

附

前月廿二日訪溪四叔來家接奉訓示言用
功之方至簡而盡目前即可下手十日內以
此自驗覺得稍有頭腦存心時漸多又覺得
臨時克制不下者實因平時養得不足之故
但既發諸事物有氣質私智用事仍須竭力

克制不得歸咎於涵養不足反至放過所謂
兩莫相靠恐是如此父親以爲然否訪溪四
叔侍談兩次大指與父親所論略同其動止
從容氣象剛果誠比舊時更進私心不勝敬
愛也

生齋文彙卷之七

又

前倪忠回因倉猝未盡欲言連日私欲纏繞幾於無地自容訪溪又不在此過惡叢積行愁坐歎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乃知古人之所謂自立者若是其難也未知吾兒用功若何如有得力處須實告否則亦自欺也鄭生來此就學未滿二旬我若歸則孤負訪溪諄諄見委之意因此中秋不歸徐先生處祝壽汝隨蘅石去并實告所以不歸之故在尊長前恂恂謹默有問則對勿輕著議論爲我轉致芸峴懇其代求丁氏見堂文集一部儻不便則無須必得也

生齋文集卷之七

三

又

責已之意多此是長進處但願恆久弗失耳達巷黨人章夫子之謙是自視不足非姑辭大哉之譽蓋黨人之所謂大哉博學者夫子既不自居故不復置論惟無所成名似有惜之之意則因其所惜者而反求諸己思執御以成名此正夫子以虛受人實際非作意爲之也罕言之命以理言集註本如是說此卽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語類或兼氣說恐非定論夢蓮丁父憂聞之不勝悲悼汝曾去慰唁否未知喪禮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若何此是大節若不徇俗習非庶不虛平時講貫耳我近况岑寂賴鄭生從游時用自慰又沈南一亦有志於正學相見時辭意懇切言論多相契不覺忻慰此可述之於蘅石也

又

又

訪溪來接汝書知汝用力不懈深慰懸系所云責已則心中無事此閱歷之言若事事如此則愈自懲矣此工夫最是直截望力行之靜中間斷固不易免只在隨時喚醒無別法也我近日頹塌之至訪溪來稍自振作又患傷風神思昏倦無可言者每日循省但覺過惡日多功力難進內而心地之邪妄外而處事之謬戾欺已欺人無所不至此身如在風浪中時防覆溺又如半空懸起無站腳處刻刻有墮落之勢乃知古

生齋文稟卷之七

三

人所謂如臨于谷如集于木實實有此境界非故爲是危慄之言以立教也用度必須節嗇否則辭受去就之大端且不可保安論細密工夫

耶

天

又

初四日接汝信并見夢蓮與汝之信知於仲冬欲嫁其女兄此甚不可一家之中在夢蓮姊弟爲子喪其父在夢蓮之母爲妻喪其夫皆服斬衰三年之喪哀痛迫切莫此爲甚乃忽行此吉禮天理人情皆所不可忍豈可買買然爲之况溫公之言備載小學旣悖禮文復違國法以利害論之亦甚非便也吾儕旣未出仕則此等處便是大節目故居喪不能盡禮猶可推原若此事一行則萬端不立無復學問可言乃猶兢兢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三

於素食外寢之間是真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亦不知類之甚矣吾意夢蓮非不思守禮特哀苦昏迷不能自主故至於此然事有輕重烏可一概依違也予近日因此鬱悶之至望汝力勸沮之不然要師友何用耶朶山招致之意已作書辭之錢寄閑欲招汝往課其子我以汝不能出門亦已辭之卻勸其延請夢蓮俟有回音再向夢蓮關會可也汝處境甚苦兼有人事之擾我心知之然汝若出門其得失有大於此者只好耐煩做去顧四叔極口稱許汝聞之

頗慰我心安知艱難困苦非所以玉成其於知
解文藝似乎進境稍遲其於動心忍性工夫未
必不有益也我近見得外物一些靠不住窮通
得喪一切無緊要惟有明善復性是真實基業
真實家當其積聚之大小厚薄視乎人之自爲
耳語類附去蕺山集論學甚偏不必全閱今只
將我所選錄者寄汝可一觀之

同邑

魯邦煥
趙榮春
潘鏞銘
潘鏞金

全校

生齋文彙卷之七

七

生齋文稿卷之八

駢體

沈寶樹詩序

沈君寶樹居近雙溪挹蘅蘭之秀才高八咏擅
文史之長髻年而克對家禽酒坐而爭傳樂府
太常錯采定叶登歌司馬凌雲不勞題柱而乃
分燭無鄰光之借鼓琴非友饋之期窮鳥無歸
羽毛將盡寒衣自製機杼徒工王仲任之破家
尙尋書肆酈食其之落魄但號狂生加以身歷
艱虞耳聞謠詠尊邊麗曲遠斥温岐墟下高眠

生齋文稿卷之八

一

竟疑阮籍獻玉下卞和之淚吹簫同吳市之聲
猶復傭保爲徒謳譟不輟次公慷慨偏聞使酒
之談穎上窮愁不見分金之客由是經營半菽
轉徙多方涸轍而升斗時需擔簦而旨甘猶缺
雲中鳴鶴不獲賞於茂先廚下烹雞終有慚於
季偉爾乃懿親遠託波路遐征羈栖淮左之城
延佇竹西之月秋林感舊每咏晨風春日登臺
長吟芳草況復千秋舞閣曾銷明遠之魂十里
珠簾易感樊川之鬢銜孟堂上忍對青山弭楫
橋邊猶尋紅藥躑躅離鄉之思蒼茫懷古之悲

以是遭逢形諸觚翰梁生之質庶不樂依人伯
玉之咏懷良多感遇奚必下亭漂泊始製長謠
喬岳周流方裁恨句昔春明獻紵之日正江東
下第之辰每閱篇章彌增慨息十年淪落厭聞
淮浦風濤雙鬢飄蕭愁踏京華塵土迨歸舟
之並載屬嗶引以何辭鴨子歌中乍迎清旭鳳
池里畔喜聽慈烏而暫息衡閭仍憐蓬梗隨身
蓋幅重爲郭泰之遊回首泉亭如聽夏侯之詠

生齋文稿卷之八

劉竹史遺詩序

秣陵一去青簡猶新安世云亡縹囊誰緝山陽之廬仍在隴頭之劍空懸生死殊塗古今同慨況復王筠年少能工芍藥之篇衛玠神清早奪命不終風流遂隔斯則投瓜江上未足喻其幽憂吹笛鄰家愈以增其於邑者矣劉君竹史白社遺標青藜世胄王元琳之朗悟才識兼融庾杲之之風華襟情彌勝辭章夙擅藝事多能纔踰舞象之年已擅雕龍之譽方謂琢磨圭璧扇發蘭茗名自挂於通人業無慙於大雅南陽對策便舉明經祖瑩誦書列之異等朋輩交推其能事父師深望其大成何圖駒隙不留蘭莖旋折年非王勃遽遭滅頂之凶狂等青蓮竟自騎鯨而去嗚呼城頭落月望元鶴而不歸澤畔吟魂與白鷗而俱渺追維言笑祇益歔歔酒壚猶在人閒玉樹長埋地下在昔九峯樓上曾醉飛觴一脈泉邊重吟落葉琴樽閒作歌詠偏豪豈謂言別無幾忽然天折汀蘭岸芷難招屈子之魂白馬素車未下巨卿之拜循文雜誦涕泗沾

膺所幸巨伯親知王猷故侶搜其遺稿付諸棗
梨雖佳什無多僅存片羽而音徽未沫略見生
平爲述悲端弁諸卷首清風一徑重過脩竹之
林古調千年如聽篁篻之引

生齋文稿卷之八

四

重建黃龍洞龍神祠碑

吳興福地重巒分蒼弁之支金井名區石窟闕
神龍之穴虹梁百尺界石扇而中開鱗爪千年
破危崖而飛去崩騰絕壑忽走雷聲蕭瑟平林
常含雨氣是知僊靈窟宅彌增洞壑之幽深風
雨均調悉賴神功之布護固宜翠屏華蓋侈述
靈蹤桂廡松楹肅將祀典在昔宋熙寧閒孫州
守祈暘而應遂建祠於洞之右偏祀龍神焉爾
乃煙扉豁達霧道縈紆列丹竇於巖閒簇雲簷
於天半谿衍一徑疑接珠宮盤曲千尋還憑石

生齋文稿卷之八

五

闕虛堂掩冉遙聞笙鶴之音靈駕趁輿直挾風
雲之勢加以憑陵輿域噓喻重淵揚鬣而罔象
潛驅觸石而豐隆遠震鐵牌高揭雲陰陡起於
天邊金簡初投濤響俄奔於地底虹垂碧淵卽
擬騰虛雨洗空壇無勞說法斯則輝煌寶篆不
虛顯利之名窈窕崇祠深慰閭閻之望無何滄
桑屢易躔度載更殘碑誌興廢之年靈馭失回
翔之地飛僊絡繹猶認三茅古洞蒼茫空留雙
柱一田芝草尋遺礎而無存萬壑松濤訝長吟
而不返棟宇由其傾圮盼蠻奚以昭虔某縮綬

山墟探幽靈穴蒼精毓秀神鏡鬼削之多奇繡
墊臚歡陰伏陽愆之罔告胥邀神貺合建齋宮
特標像設之區用展雩宗之禮雖重費迢遞有
待經營而正殿崔巍先從締造由是憑高構址
據險分楣崇楹界縹緲之中飛宇出青冥之表
晨曦流景輝畫拱而高懸怪石昂霄倚蚪簷而
竦峙千鍾石乳淨滴苔階四壁銀濤寒生繡座
雕簾浸月驪珠含的礫之光藻井棲煙魚媵結
聯翩之隊豈直鉤連角尾上應星躔錯落丹黃
下方鱗屋昔者葦蕭傳火莘老寫其遊棕神井

生齋文稿卷之八

六

流雲坡翁酬其雅什並因祈禱各著篇章爰於
殿廡之旁合奉吉蠲之祀飄飄雲馭遊碧漢而
初回寂寞吟魂入清都而宛在從此靈修容與
惠澤旁敷話舊跡於朱梁訪幽蹤於祕府庶幾
靈湫挹勝千秋傳顯應之奇仲夏升歆四境享
康平之福工既竣書年月日於石並作神絃之
以樂神辭曰

貝闕兮金堂實廡門兮芳香靈連蜷兮袞止揚
華綬兮紛旖旎弭雲蓋兮翠旌靈旣留兮中多
厯祕巖兮迢遞通林屋兮窈冥分龍兮吉日

庭坎鼙鼓兮緼瑤瑟靈殷殷兮遠翔錫祉福兮
樂且康爛揚光兮煜爚靈之歸兮赴幽壑沛施
澤兮年年長雨暘兮時若

生齋文稿卷之八

七

毛鶴广空山鼓琴圖序

層巒插天飛瀑如雪松影在地白雲自流其中
有人焉紉蘭佩襲荷衣據石危坐撫琴弄音揚
春波之遠音鬱青霞之奇思飄飄然似神仙者
流則毛子鶴广空山鼓琴圖也毛子年未弱冠
慧本天機蘭苕扇其芳風冰玉瑩其素抱蠶絲
之對脫口便成鳳尾之書倚井能學而又耿介
拔俗蕭疎出塵宗敬微之采朮披蘿孫子荆之
枕流漱石屢形歌咏具見性靈寤寐勿諉斯足
尙已昔在通潞從予受書吟諷之餘繼以操縵

生齋文稿卷之八

八

時則野圃臨水草蟲亂鳴茅堂背城木葉微脫
相與叩清角發浩歌招明月於松閒落驚鴻於
天際雖至零露沐首疎星鄉晨猶復唱歎低徊
不知其倦也涼夜不寐時論素心謂將結茅於
翠微之顛架广於赤城之下綠竹萬頃色如琅
玕黛柏千年根有琥珀猿鳥常至喜形迹之不
拘風月自來若賓主之莫逆於是蕙帳高揭石
房不扃朱絃一揮巖壑皆響當斯之時雖容成
務光未踰茲樂又何軒冕之足以櫻其懷鼎鐘
之足以澆其慮哉毛子聞予言躍然以喜彌堅

物外之想誓息區中之緣適子單車入都未暢厥旨離閣半載自冬涉春柳稊始黃菜甲初碧毛子書來兼示圖畫石磴盤盤而入雲泉流激激而環戶枯桐三尺橫於樹陰白鶴一雙立在蘿徑山中之人體清意閑古音乍希凝目遐想疇昔所語髣髴於圖中見之嗟乎以子清標未撓俗累不難披岫幌入巖扃短詠長謠俯仰自得而子乃敝車羸馬躑躅於黃塵蓬勃之間能無望澗壑而低徊顧薜蘿而慙恧乎他日婚嫁粗畢塵累稍蠲終當躡屩相尋深入雲際呼麋鹿而導徑折松枝以叩門倘聞琴聲泠泠出於烟霞縹緲中者必子之居也子爲子彈松風石泉之曲子將倚歌而和焉

生齋文稿卷之八

九

翁鄂生三十六鷗水榭圖序

松陵舊壤極水木之繁洄笠澤名區渺峰巒之
池邇花穠臺上尙照平波草綠村南曾聞泊宅
翁君鄂生結水榭於其閒露檻憑虛風櫺送爽
階前魚鳥亦會琴心几上圖書悉含黛色固已
擅臥遊之勝趣標坐隱之清風况復簞笠相尋
機槿不設荷衣入社爭傳騷客之裝茶竈留賓
猶襲散人之號青山排闥如對新圖白鳥衝波
長呼舊雨此三十六鷗之名所由昉也爾乃循
環把盞曲尺安牀響銅鉢於霜晨簇春盤於鏡

生齋文稿卷之八

十

夕時或攬蕭閑之野趣尋肥遯之高蹤沿溯林
塘留連芳澤寒潮百里虹影猶垂樹密千行鶯
聲未斷夕陽煙渚寒生甫里之亭春雨桑磐翠
積耕閑之宅激揚藻思抒寫幽情聚筇笠之清
歡挹林泉之逸致豈直輞川勝景屢款芳尊灑
上名流分題衆體而乃雲方出岫鳥慣辭巢銅
絃張離別之聲靈瓊結迢遙之夢風前彈鋏無
處依人客裏裁書頻勞乞米三秋鴈序感霜露
之易零十載鷗盟悵東西之莫定於是停雲結
想飛絮縈愁渺鱗羽之多乖曠烟波之在目清

陰不改還憐舊日山窗知己難逢空接殊方盃
酒展花間之瑤席幾閱春光艤塘外之吟篷空
煩雪夜是用傳諸粉本寫入吟謠蔭簾幙於叢
香接檐楹於空翠四時風日能兼大素之銘三
面淪漪應泊子猷之櫂昔者京華首路吳詠連
檣曾訪郊居未登蘿屋疎櫺曲檻虛負琴樽雨
散星離俄更涼燠值衣塵之乍澣欣畫卷之重
披澤畔幽居蘆中舊約鳧鷖泊岸將尋盟於放
鴨灘前瓢笠隨身當結隱於畫眉橋畔

生齋文稿卷之八

十一

陳山秋集圖記

雲開赤峽陰陰龍母之潭樹倚重崖寂寂高人之屋尋幽覽勝結契賞於吟儔撫舊興懷助悲涼於秋氣粵維戊寅之年重九之日錢君海香招諸同人遊於陳山巒翠如滴楓丹欲然石將鬪而星飛泉欲溜而風激蟲鳴古院階草不除碣臥荒亭巖花自落潮聲入樹挾飛雨以俱來閣勢凌煙攀寒條而直上曠覽靡極同遊告疲乃尋仄徑下層嵐入李介節先生之祠而展拜焉苔凝壁暗蘚蝕碑青卷簾而山碧當窗列几而澗芳承袂空庭薇蕨至今尙有寒英素節風霜此日能無憑弔時則林壑交映軒房洞開木葉脫而霜露繁琴聲希而巖阿寂藤蘿翳谷漾空水而生煙竹柏環階度清飈而送響白日傾夕觥籌交歡斷雲將野鶴俱還石氣與林陰交暝高臺零落千秋晞髮之人勝侶周旋九日題糕之作傳諸觚翰謝臨川東墅之遊寫入丹青蕭子範南亭之記時濡水王雲谷實爲此圖與於會者凡三十三人記之云爾

寄褚涇諸同人書

知己無多長遊如昨流光倏逝別思盈懷白露
下於庭除清風寫其懷抱所思不見悵如之何
昔以清商之節曾爲訪舊之行沙鳥晴眠柴門
晝闌清溪一曲暮雨過而潮迴紅葉半林晚霞
飛而樹暝芳醕夕薦素琴晨張遐思結乎流颿
高情挹乎飛月徘徊感遇鸞漂鳳泊之心宛轉
言愁靈瓊瑤臺之夢興緣趣逸語爲情長風雨
之思維均朋好之懷彌洽爾乃揚舲極浦載酒
名園循仄徑而紆迴度荒溪而緜邈回廊曲檻
舊遊曾醉飛花楓葉霜橋此度還逢落木白雲
起而飛鴻遠夕陽下而疎花明煙斷山青波澄
水綠芙蓉媚夕香生隔渚之風竹樹凌寒翠接
交檐之影折芳華而繼佩撫磐石而論心曠望
踟躕懷愁曷已旣而晷影易暮征帆不留酌別
酒於芳筵愴離羣於悴羽來時鷗鷺宛爾忘形
別後山川凄其入望俯仰林亭之勝留連故舊
之情顧洲渚而魂銷溯微波而意遠今日者悲
歡兩地聚散一時回首琴尊已成疇曩憶鴻泥
之蹤跡巖壑依然惜萍梗之浮生吟謠誰繼時

淹恨積境往情留
仁子瑤華慰子飢渴

生齋文稿卷之八

西

書探芳信詞後

長天萬里望彼美兮未來涼露三秋卽所思兮
宛在湖嬋媛於恍惚空託音徽寄哀怨於生平
時縈夢想丁丑之秋嘗作探芳信詞以見志歌
成激楚徘徊乎杳眇之區意託纏絲鄭重乎塞
修之理夫使晨搖佩響夕共爐熏囊叩叩而情
通魚微微而偶合花開稱意光搖紺碧之珠帶
引同心香結流蘇之帳仙人種玉而耕煙素女
吹簫而激月雙情繾綣五夜綢繆宛爾偕臧誰
云不樂卽或贈芍藥於江邊采蘼蕪於山上春

生齋文稿卷之八

五

風鼓瑟字有待乎十年夜雨開尊書且懷之二
歲雖玉簫凄咽感離緒於風前而銀漢迢遙墜
音塵於天末是則眷芳情之如昨靡閒幽遐幸
知己之有人可無於邑而乃東西南北瞻溯靡
由風雨星霜芬華易謝浮雲起而關山遠蕙草
歇而鷓鴣鳴撫景長懷登高極望落花飛絮愁
生獨客之吟水碧山長目斷天涯之路况復蛾
眉謠詠無人惜其容華鴈柱參差永夜悲其契
闊錦衾獨旦紈扇經秋夢醒而形影自憐道遠
而恩情中阻寫舊恨於烏絲行行淚染譜新聲

於樂府曲曲腸迴此則繁掾定情之篇無以喻
其懷抱張衡言愁之什未堪擬此殷憂矣嗟乎
河梁水闊不逢賣杵之人月宇風高誰是驂鸞
之侶鳥媒魚媵悵望頻年五角六張踟躕累夕
夢似雲而難尋心匪石而奚轉雜佩以贈雖結
想之徒勞予情芳或相逢之有日商絃奏罷
銀管吹殘託微波而通詞宛其是矣溯流風而
獨寫何日忘之

子婿秀水黃金成校

生齋文稿卷之八

六

生齋文稿續刻

答沈南一 癸巳

去冬接手書承慰唁諄切并爲亡兒製哀辭敘
次簡淨虛實相生非特其情可感其文亦甚工
謝謝所示讀書課程深慰馳系更望眞實刻苦
歷久弗衰以讀書所得者見諸行事復以行事
之甘苦是非證之於書則深造自得何難焉令
外舅夢琴先生詩函謹已拜登乞先致謝容另
作書答之病中心火易動不能多述草草奉報
惟涵宥

生齋文稿續刻

一

人回接手書知賢弟數日來用功甚篤快慰無
似衰病之軀落落無歡悰唯聞士友間有實心
實力爲學者便覺神志忻暢滿懷都是生意此
不知嗜好之癖耶抑境遇使然耶反而自思誠
亦不解其何故也所惠詩格韻超然雖偶爾涉
筆而氣體之清亦自可見因思吾弟天分之高
非流輩所及固宜其識是非端趨嚮絕不以世
情俗見汨其中耳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二
句道理儘難言大要只在識得性然急追求之

生齋文稿續刻

二

轉恐有捕風捉影之弊且積漸窮理涵養久後
自能了然靜坐固好然謂此種道理專恃靜坐
得來則又非也此復不宣

前接書因啞血復作未及裁答今日體中稍平復爰就所問者據鄙見陳之以俟賢弟采擇賢弟以本體不易見謂必得頭腦方可捉摸因欲從四端之發卽用以窺體此皆未然夫本體一而已矣今執著四端求之則所見者只是仁之體義之體禮之體智之體安見所謂本體乎又安見所謂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乎蓋本體原無形象何從捉摸本體便是頭腦故愚竊謂目前未能了了且權時倚閣待窮理積久四

生齋文稿續刻

三

面八方湊合攏來自有的實見處到得旣見之後則謂本體不倚乎四端可也謂本體不離乎四端亦可也而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二句道理始觸目都是矣三省章謝氏之說所謂專用心於內原指驚外者而言未爲有病彼金溪姚江之徒穿鑿附會何所不至雖孔孟言語亦往往援之以證成其私見至於有宋諸賢則濂溪明道二先生之語尤多爲其所借此不足爲謝氏病也又來書謂集傳采謝氏之說特以前後皆要言故不得不錄此尤非是謝氏此條唯

中間數語是緊要處今反謂前後皆要言豈不
失謝氏本旨而并失朱子采輯之意乎此復不
宣

生齋文稿續刻

四

前接惠書知賢弟不以鄙言爲迂深自悔艾幸甚幸甚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夫子稱顏淵以爲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无祇悔而元吉也蓋道不難於悔而難於改僕聞足下之悔亦屢矣繼自今尙其孳孳焉力求自新勿溺於流俗以慰鄙人之望不然人生無百年能禁幾番追悔哉僕雖未審足下所悔何事窺書中之意似與僕所見有相合者顧已往之事不必論就今而言

生齋文稿續刻

五

得毋猶有當改革者乎凡人之業各視其所志志與業兩歧終必因所業之非而喪其所志此亦如程子心迹之說未有迹非而心是者故術不可以不慎也夫作鋪買賣先賢猶以爲不可况甚於此者乎品之尊者莫如士今儼然廁乎士之列且有志於聖賢之學此亦可謂能自重其身矣而其所業乃下儕於胥吏可乎哉借曰使他人代爲之可以無奔趨訶譴之辱然陽避其名而陰受其實僕以爲愈不可也此意嘗言之於庚寅歲彼時令先尊尙在足下固不能自

主今則三年之喪將除矣顛趾出否不容緩矣
學者檢點身心誠不可忽乎其細然必操履既
正而後能漸入於精微若徒兢兢於儀節之間
而於行身擇術之大端反漠然不以爲意豈非
孟子所謂不知類者乎與賢弟交者亦衆矣然
或不知其非或知之而腹誹焉故未聞爲足下
告自非僕相愛之深足下何由得斯言哉詩云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唯足下加察焉不宣

答鄭剛甫癸巳

訪溪歸得接惠書知賢弟新功益懋快慰之至書中謂大學親切工夫已經先儒指示詳盡特患不能著實遵行此言極是吾人讀書窮理亟亟求賢師友相講貫切磋商原爲力行計耳若無果決必爲之志則尋常言語動作儘可支吾一有利害交涉便苟且遷就與流俗無異此誠可懼也賢弟在今日正宜隨事精察力行勿當下蹉過只是行之不篤毋歸咎於格物未透知行固相須然做工夫則知自知行自行兩莫相靠

生齋文稿續刻

七

凡兩相靠者卒至於兩相諉此意朱子嘗極論之願賢弟勉焉僕病體疲憊百事俱廢惟樂與同志往復辨論一則以己志不得竟望友朋任之一則藉友朋之言以爲警勵庶不至頽然自放足下爲學次第幸隨時詳告彼此均有益也舊稿冗雜彙寫頗難頃方編定二十餘卷其餘須三四月間纔了初以喀血甚劇思急觀成書以託知我者今幸而未死則又不敢輕出矣春寒維進學自愛不宣

彪兒遺稿承賢第一手鈔錄此不忘死友之盛心也感荷感荷詢及十五志學章胡氏說以爲不言性而言本心恐與良知家無異此殆賢弟讀書疎畧之故非胡氏之說有可疑也夫聖人之學固在乎復性然非得其本心則性亦不可得而復况此章以志學始以從心所欲終通體都是言心上工夫故胡氏以本心貫之最爲的當今欲以性字易心字則惟五十知天命節猶可粘著其餘都說不去然天命是性知天命仍是

是心也試以例其餘將謂性欲志於學乎性能立乎將謂不惑者是性之不感知天命者是性之所知乎抑所謂耳順者順於性乎而本文從心所欲亦須改作從性所欲而後可乎此不待辭之畢而知其謬矣凡讀傳註須將傳註之言與經文歷歷印證又須將上下文詳細涵泳以得其意指之所在方不以辭害志而可以決擇其是非如胡氏此條明明有志乎聖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云云則與姚江之良知正相反也何轉疑其相混乎蓋胡氏之所謂本心者夫子

從心所欲之心也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者也姚江之所謂本心者佛氏常住不動之心也昭昭靈靈無善無惡者也胡氏之意欲人循乎聖人爲學之序以求得此心姚江之意欲人離乎聖人爲學之序以寂守此心兩家所指判若霄淵賢第比而同之亦過矣自姚江倡心卽理也之說爲心學者遍天下於是明末諸遺老起而闢之往往折衷於程子聖人本天佛氏本心二語其功誠偉然因是之故而近世學者遂深諱言心不知以心爲學乃是異學學以治心乃是正

學安得因噎而廢食哉至白沙見羅論學又各不同亦未可以一例論也病中不能縷述容面講三省章謝氏說前曾有書與芝房辨之賢弟回里時可往索觀也不盡

予既爲亡兒定遺稿一卷又擇時文之可存者三十首錄之兒於時文用力淺其所爲固不欲存然兒之志異於俗雖在時文亦然予又不得不述其梗概也猶憶兒年十二自塾中歸以所誦文不當意則於敝簾中檢得予少時所習先輩大家文私竊誦之蓋其識趨自幼小已如此丁亥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始縱覽經史及先賢先儒之書而時文則以予所編名文業爲正鵠就其中又最愛次侯望溪兩家每作一藝輒傲

生齋文稿續刻

十

之亦閒有似者旣而予病其膚廓乃學牆東老人易向所爲宏闡卓犖者而一歸於恬靜庚寅秋予從顧訪溪借得牆東所選明文治以示兒手鈔口誦愛不忍釋又自從友人處借得蔡陽吉士兩稿時適隨予侍先君疾晝夜不解帶每更闌人靜伺先君睡稍安則挑燈閱之嗣是始知古人篇法股法之妙文境日進如辛卯諸藝是已壬辰爲文最多顧迫於應試時涉俗調故所錄無幾嗚呼以兒篤志勵學苟爲之日久不難入先正之室惜天奪之年未克見其成也爲

之序非獨以存其文并以識予之悲云

生齋文稿續刻

十

之序非獨以存其文並以識予之悲云

答馬侗卿書 癸巳

四月杪接惠書欣審向學甚篤將以讀書窮理爲務不勝健羨詳書中所言皆出於本心之誠非苟且浮慕者可比卽此一念便是爲學基地朱子謂學莫先於立志黃文肅謂真實心地刻苦工夫今足下之志固已能自立而真實矣則工夫之刻苦自不容已又何患德之不成耶惟書中推許過當若以僕爲有知而欲借助焉者此在足下爲樂取人善之雅懷而僕則何以當之顧厚意不可虛辱因述鄙見以答來問幸足

生齋文稿續刻

十一

下裁擇別紙謂館穀所入不足以償宿逋又不欲稱貸於人以此疑未能決然所以處之之道前此僕嘗面論之度天理人情無踰於此舍是更無他法蓋同一負累也如僕之言則累在於子否則累在於親二者孰爲心之所安足下必能自辨之惟昆仲分任最爲合宜若勢不能然則亦獨任之而已竊謂此處最是公私義利之交界足下志欲求道便須從此起步精察力行勿展轉較量反至爲私意所勝也涇野論顏子一條未免俗情攙和不知清獻何以取之夫顏

子之簞瓢陋巷義當然也義之所在無可遷移
雖父母不悅亦惟竭誠敬以事之陳義理以論
之斷無有舍其簞瓢陋巷而取非義之富貴以
悅其親者使其親不甚冥頑則以顏子之賢無
不可以感格顏子之樂固自若也否則怨慕之
誠與樂天之素亦自並行不悖夫古今遭人倫
之變孰如虞舜古今盡孝道之極亦孰如虞舜
當舜之爲匹夫而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則顏子
可知矣今世俗之見幾以爲顏子幸而有賢父
又幸而有簞瓢陋巷所以能不改其樂將大賢

心廣體胖氣象看得與俗人卑鄙胸襟相似此
雖是論古無識然其流弊關乎人品心術之大
不可不痛懲之也程子論敬字工夫謂心有主
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此乃爲學簡
要方法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心旣主一則閑
思雜慮自容留不得所謂敬則自然靜也足下
所以未喻其旨者得毋祇以整齊嚴肅爲敬而
遺卻主一無適四字乎不知敬字該內外動靜
而言其下手用功之法莫備於朱子敬齋箴試
詳玩而篤行之則於程子之說自默契於心矣

凡此三條皆承足下之間就思慮所及者妄陳
之未敢以爲是也足下幸賜省覽如有未是處
乞加辨正以開其愚昧勿稍隱默爲禱不宣

生齋文稿續刻

十四

金彪予長子也幼端慤言笑不苟年十二閱小學自恨不如古人特置一冊以記過始有向學之志丁亥以三試第一入邑庠學使寶應朱公舉陶菴數千年一人之語爲勛是年予爲之加冠字曰寅甫予友顧訪溪爲賓作字說以當祝辭論敬字之義甚備兒向學始專實從事於居敬予嘗客授於外家中事有陰違予意者兒必固爭之不得則鬱鬱於心予告以家人反身及盡二爻之義始盡力變化氣質不以義傷恩已

生齋文稿續刻 八 五

丑予攝武義訓導兒隨至署閱薛文清讀書錄於論格致處有會心始知隨事觀理之法辛卯冬讀太極圖西銘稍見道體自是言動益詳審事予夫婦益忠愛蓋學方大進而不幸遽歿也居恆嚴苦自勵雖甚勞及暑不袒裻行有弗慊輒中夜自責若負芒刺嘗以寒疾晏起瞿然曰昔朱子自言雖甚病纔見光必起否則便似晏安鳩毒今予何得頽墮若此庚寅秋冬間隨予侍先君疾晝夜不解帶四十餘日先君未葬不飲酒食肉既葬未除服不應科試人或謂讓之

弗顧也其讀書不事口耳務深究其義蘊而實體諸身病初作請予定課目自經史以及詩古文辭擬兼治之病凡百餘日無日不以此爲念嘗告予曰孔子言志於道是初學事今兒之志猶不自信安望入德不知何時病稍瘥得隨大人讀書以冀少進乎死之前一日答戴貽仲書猶勸以爲程朱之學臨沒問予身後事禮制當如何又告其母勿效世俗非禮之爲母允之乃逝計兒一生十歲前無子弟之過十歲以後其志力未嘗一日弛至身沒而猶必以正焉亦可

生齋文稿續刻

八

去

謂好學也已兒以嘉慶癸酉十月二十九日生道光壬辰十一月八日死篋中存日記兩冊皆讀書所得及檢察身心之語今刪併爲一卷錄而藏之予貧未克葬乃於十二月甲寅權厝於楊梅園先考塋次而述其爲學始末以誌之至於平日庸行以及文藝之事多有人所難能者皆不復述也

昨接書備審近狀承惠借程子詳本及呂集感荷感荷足下之窮空垆所知也若骨肉之間素未悉其情狀今觀來書云云始知令兄狂暴若此殊堪駭歎然因此愈信足下至性過人迥非流俗之士所可及夫今之人豈復有天倫之愛哉雖子之於父有終身不養而處之恬然者況在昆弟宜其視之汎汎若路人矣每見富厚之家析居分爨尙不免於忿爭其中或有性行乖違不能自食者則靡不疾之如仇讎避之如蛇

生齋文稿續刻

七

蝎焉今以足下之窮空遇令兄之狂暴而乃竭力以養甘受其侮而不悔此非性情敦厚勇於爲善安能若此垆平日讀書視古篤行苦節之士則心向往之恨不得友其人今足下志行蓋無愧古人而垆幸與之生同時居同里其爲愛仰何如耶垆自度平生倫常之際負疚實多其操行遠不逮足下而足下顧以處變之方相謀度垆安有知哉惟念舜之所以處象與孔子子夏之所以告司馬牛者則知不幸而遭斯境惟有積誠以格之陳義以諭之修德以俟之始終

無失吾愛敬之意而利害弗計焉斯可耳然此
理固足下之所素明行之無難所慮者一家之
人或未喻足下之意以形迹致猜嫌則內而勃
谿外而橫逆足下中處其間實有難於措置者
故使家中人能盡知大義唯足下是聽此固甚
善否則全在足下因時制宜使變而不失於正
非垌之所能默揣也垌羸弱日甚學問無絲毫
進益而訪溪深造日新殊可畏愛足下與之相
切磋極有益若垌之頽墮荒落苟能稍稍步趨
二君已爲萬幸豈有餘力可以爲足下進修之

主齋文稿續刻

六

助乎嗣後望直言箴誨勿事狗隱稱謂亦勿過
謙先生大人之號須一概屏絕斯真愛我者耳
唯足下亮察不宣

別來新功若何精進讀易課程若何闕朱子文集更有多少心得並希詳示爲禱
坳前月杪疾復作頃雖血已止而精力甚憊心火易升痰咳不已坐是頽廢虛過時日可歎可歎目前事多拂人意又素無涵養每致忿鬱不識如何用力使不至有傷生害德之虞幸閣下有以教之剛甫病象能輕減否觀曹鍾二君脈案知非輕證須詳慎也芝房近亦患咳嗽雖係外感非如剛甫之重然境甚困亦恐其淹纏一二同志之士

生齋文稿續刻

九

非遭疾病死喪卽窮不能自振看此氣候殊未是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象彌悵悵耳前承夢韓惠鱸江先生續集乞致謝頃詳閱之見有書毛詩稽古編後一首必當刪之夫爲此書者不顧是非之公一意掊擊朱子其辭氣狂悖可謂無忌憚矣先生顧有取焉否耶吾輩重先生文以其言能依附正理不戾於聖賢故耳今留此文何爲者在時下名流漸染餘習視之固勿爲怪千秋定論恐不免以先生爲失言且令後世有識者愛其文而疑其學則所累於先生者非

小不若早刊去之爲得也又簡首標題有本家
藏板四字亦未妥須易作震澤張氏藏板乃可
耳凡此並希閣下言諸夢韓速加刪改爲妥梅
圃書奉去乞收覽梅圃勇於爲善坻弗能逮惜
爲境所役不能讀書窮理更遭同氣之累甚困
於心前所謂窮不自振者此亦其一矣殊可念
也不宣

生齋文稿續刻

二

初五日接書已悉。垌病甚矣。夙昔志所欲爲之事無一可爲。學問工夫頽墮荒落已久。足下乃猶與訪溪並論。稱之以篤實惶悚惶悚。足下天性虛受有讀書向善之志。特爲境所役不得專一從事於學。此亦人情之常。顧自垌觀之。天之所以厄足下者如此。足下雖苦心焦思以圖之。安可免哉。處此時地。乃剝卦順而止之之象。無一事得以行吾意者。獨爲學之事。非天之所以能沮亦非天之所能限。且或有當於天心而終加

生齋文稿續刻

三

憫焉。未可知也。則爲今之計。無有出於此者矣。人謂窮困則不能學。垌謂窮困則不得不學。人謂爲學則必更窮。困垌謂學亦窮。困不學亦窮。困同一窮。困也而學者之所得不已。多乎故嘗妄語令弟芝房。處困之方。惟有順命救貧之策。莫如力學。敢述諸足下。以爲何如。所示文二首。大段皆妄。惟題目重大。轉非所以揚二君之美。不若易傳爲諫辭。或哀易行狀爲厝銘。或事則情

文尤稱也。若垌之於蘭皋。久欲作詩文以抒其哀。以心力短少。至今未果。須俟病稍愈爲之。目

前殊未能卽如作此書亦擱筆兩三次啜血四
五口則情狀可知矣聞令徒質甚敏能誘之向
學否若每日講小學數行使實見諸行事最爲
要務志固在乎自立今之父兄固專重利祿然
師者實當發蒙之任便須以此事望之如鄭剛
甫之趨向亦全賴訪溪誘掖之力也不宣

生齋文稿續刻

三

接書具悉一切粹亭讀書法後學不敢妄議然以程朱之意揆之則有未盡然者蓋讀書本旨固欲窮理以修身特爲學之一大端非謂學問工夫盡於此也故唯朱子所謂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是最要之言果能涵泳體察雖終其身讀一二部書已自有餘若限定一生讀多少書又預擬何年讀某書某書讀幾年勢必顧此失彼憧擾不甯而鹵莽苟且之弊生焉其於身心何所得耶以程朱大賢示人讀書之法甚備而卒

生齋文稿續刻

三

未聞如此分年析部則其意可知矣朱子自謂某讀書讀上句如無下句讀上章如無下章其專一若此今如粹亭言則驚廣欲速在所不免又安得如朱子之法乎鄙意足下近功當專讀四書先從大學起手每日祇讀一二節將本文章句詳細體貼又旁涉於或問大全及松陽講義等書務令浹洽貫通使聖賢所言之理常在目前而日用行習卽奉此爲準的如是積久不患不深造於聖賢大抵讀書貴終始無間而不計後日之功如足下前書所云隨己力量做去

者斯爲得之不必如桴亭云云也敬齋箴錄去
此是終身切要工夫望守之力行弗輟而讀書
亦以是爲本則日進无疆矣各家歌訣方伎術
數書中時有之垗未暇習其書故亦無處查檢
在足下今日恐亦未有餘力及此也應備書籍
但撮其要另單呈覽目前所急需者並圈出其
餘可隨時購辦毋庸汲汲與其博觀泛覽長浮
滑之虛見莫若熟讀精思得踐履之實效此垗
近時閱歷之言幸足下采納近思錄自葉註外
僅見儀封張清恪所註之本殊不見佳聞江註
甚詳而其書罕見將來幸彼此留心購得時互
相關會可也

生齋文稿續刻

二

答趙梅圃書 癸巳

方嗜血羸憊之中忽得手書欣喜累日以足下
剛明之姿而收斂身心專一爲居敬窮理之學
其日近聖賢何疑吾邑清獻墜緒自王繪先蔣
大始二先生外無復有追尋繼起者近惟訪溪
毅然從事於此而同志者希恒有孤寂之歎今
復得實心實力如足下者與之倡和切劘使清
獻之學不至終絕則關係非小垌雖貧病以死
可無憾矣至於垌各種日記或所見膚淺或言
不顧行多不慊於心春初以宿疾跼危亟於繕

生齋文稿續刻

三

錄今旣未填溝壑則又不敢輕出矣倘僥倖有
三年五年存活知行得少進則就正自有其時
目前卻未能承命幸諒之委致訪溪信當於明
日寄去訪溪卑已尊人多可少否洵如足下所
云向來與垌書亦往往如此垌嘗屢言之無以
易也然其書雖謙辭過半必有一二語切要處
吾儕欲取其益卽一二語謹識而力行之可矣
兩窗清謐書此以當晤語讀易新得幸隨時告
知不勝翹切也

時文稿自序 癸巳

制藝代聖賢立言而限於對偶入股兩兩相銜
有淺深虛實開闔操縱之法非學通乎聖賢之
心而又熟于軌範爲之必不工前明諸大家研
精覃思常日構一藝以自課惟其專且勤故文
足傳也予少溺於辭章懵不知學丙子後稍稍
尋究得窺諸家門徑而仍奪於他務作輟不恆
年來於此理微有所見欲作文以發之又患喀
血不復能構思矣以制藝之難工而爲之不力
又烏足以言文姑就篋中所存者刪去其半命
鶚兒錄之俾知作文貴乎有本其用力當專且
勤勿若予因循頽墮卒歸於無成也

生齋文稿續刻

美

...

接書承垂問一切足見立志不凡健羨無似顧
垌病日深舊學荒落何足以知此亦聊以所聞
於先賢者還質諸足下惟足下自擇之而已科
試在卽自不得不習舉業然專意正學則亦不
至爲舉業所妨雖讀書課程或因之閒斷而日
用行習之地仍可隨處操存隨時省察程子嘗
謂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可見志若不奪則
於正學工夫原不相妨也克伐怨欲學者通病
非特垌常患此士友中亦多以是爲累此氣拘

生齋文稿續刻

三

物蔽使然惟有勉強克治以冀積漸消融耳來
書謂制私必先居敬所見誠是譬之禦敵然居
敬是平日守營須四面嚴密無閒隙之可乘制
私是臨時廝殺須勇猛直前必戰勝而後已朱
子云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此居敬之說也又云
理欲交戰時須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
但立定腳跟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到得熟
時私意自住不得此制私之說也二者相須並
進不可一刻放鬆而尤以窮理致知爲本朱子
嘗謂明知私欲當去而不能去是未能真知也

真知者不是要就欲面上知得到只是就道理
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合數言
觀之夫亦可以實下手矣足下以爲何如若夫
不甘流俗之意士生今日必如此立志方有進
步然因此生厭薄時人之心則又不可蓋同流
合汙斷非志士之所屑爲而愛人敬人尤爲君
子之所當勉此處正須用力變化歸於中正否
則矜傲之習漸長病痛非小小也前爲亡兒製
誄文謹已拜領謝謝不宣

生齋文稿續刻

三

重訂楊園先生年譜跋癸巳

楊園先生年譜舊有姚大也本乾隆癸酉學使雷公刻以行世後陳古銘重輯是編其文視姚本加詳而紀事繫年尙多舛漏海昌錢廣伯嘗校正數處未盡也辛卯冬予取先生文集及手定書參互考證以訂陳氏之誤稿未及半而嗽疾大作乃以屬予友顧訪溪續成之訪溪詳細校閱爲補正其舛漏者凡若干條書旣成錄而藏之異日付梓以廣其傳使覽者有以考先生言之詳而興起於學焉其亦陳氏之意也夫

生齋文稿續刻

完

十六日接惠書承推許過當非泐所能任受也至以顏子明道相期勉泐病廢若此亦豈能仰企先賢特舍本務末之意則當謹識之至謂傳世不必著述此權爲泐言之固當矣若閣下之所以自處與所以教門人者則願勿執是以爲定論也夫君子之有著述非徒爲一身之信今傳後計也若徒爲一身之信今傳後計則其用心私狹淺陋已甚與記誦辭章之徒何以異此其義願閣下熟思之未必非窮理辨志之一端

生齋文稿續刻

三

也學絕道喪羣言淆亂至今日而極矣有志之士欲尋聖賢路徑茫然莫適所從泐嘗閱熊氏學統孫氏理學宗傳深恨其去取失當貽誤後人因妄欲採輯宋以來諸儒言行勒爲一書名之曰學準以爲自淑淑人之本又念學者欲載道記事言志不能不藉乎詩文而欲爲詩文又不可不知所用力因欲采輯昌黎以來至方望溪諸集爲一編名之曰文準采輯靖節以下至沈歸愚諸集爲一編名之曰詩準二者以視學準爲少緩俟學準既卒業然後爲之學者苟於

此三書熟復而有得焉亦可謂全材矣此於世道似不無小補豈欲藉是以圖身後之名耶然垌今方病非唯不當爲亦且不能爲聊發此言以俟異日或病終不愈則以託閣下與淵甫兄等共爲之可耳自彪兒沒中懷耿耿目前無可告語環顧士友中度唯閣下爲能知垌之心垌所有志而力不能及者亦唯閣下爲能分任之誠願閣下大其心充其力而勿以成見自畫則斯道幸甚天下後世幸甚病不能手書口授兒子錄呈伏祈涵宥剛甫處乞致意亦不另答也

生齋文稿續刻

與張淵甫 癸巳

垌客授舜湖兩年得聞閣下植身制事梗概心儀久之後讀閣下所著詩文辭旨遙深言皆有物益復欽佩不置頃閱小安樂窩文稿知閣下於鐵甫先生始友之終師之其身後文行表章不遺餘力尤足見閣下性情之篤風誼之高非今人所能幾及諷誦之餘益增神往以平日所聞見固知閣下之學其爲程朱的傳無疑因與友人顧訪溪預訂俟閣下回里時拏舟奉訪庶得親聞至論深悉其用力得力之由而垌所蓄

生齋文稿續刻

三

於心者亦得以就正焉奈數日前喀血復發不能遠行因敬謹修書具述景慕之意倘蒙不棄察其愚誠告以爲學始末俾衰病餘生得以稍聞大道幸甚幸甚病中不能手書日授兒子錄呈伏唯涵宥不宣

伏冀
益
人
容

與張淵甫 癸巳

與顧訪溪 癸巳

接到廿二日手書具悉一切今之士不受變於俗者少緣此事平淡無奇且易爲人所詬病不若記誦辭章之足以誦世取寵雖有高明之才輒復爲其所奪外間風會如此輒增孤寂之歎愈不得不互相策勉稍振墜緒弟雖病猶願與閣下共勵之弟身嬰痼疾讀書研究之功旣已不能爲矣唯念孔子朝聞夕可之訓孟子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言未嘗不肅然警惕以爲道不可須臾離而孟子所謂修身者又不越乎存

生齋文稿續刻

三

心養性之事則枯槁寂寞中正好從此下手因每日閉門靜坐專以體認天理爲事當其心氣澄明亦似乎畧見道體而欲念流注不能久久純一終恐於事上無湊泊處因以歎聖門日至月至諸賢工夫已甚不易也閣下近功何如能詳示否翹切翹切尊著鸚兒字說懇實警動豈特爲初學指南弟亦當服膺弗失已謹令鸚兒錄出以當書紳但未知其能恪守力行否耳不

前書妄陳臆見方謂足下天資高或以博覽爲務未必卽蒙俯聽乃近接來章知方從事大學且下問各條多切近非入耳出口者所可比始歎足下之虛心實力儕輩所難夫以鄙人之言而猶見信若此況聖賢遺訓有不切已體察者乎以此欣喜累日頓忘痼疾之在身也前書勸足下讀書之暇兼習古文蓋謂古文可以載道紀事學行旣成不能無藉於此故須預爲練習非獨爲格致之一端而已小學陳氏註雖不及

生齋文稿續刻

三

吳氏集解之精要亦爲善本集解旣不在案頭卽看陳氏註亦可訓徒之法備於周易蒙卦可取程朱傳義反復詳玩自有準的卽他日居官治民亦不外乎此理也弟子不率教固不得不怒然怒自有節不可太過亦不可留滯於中致爲心累又今日子弟之愚頑皆由父母失教而然吾輩當深加憫恤憫恤之意勝則忿疾之意自輕矣讀書應事之外靜坐最好此卽居敬方法爲程門相傳指訣入手以此成德亦以此故羅仲素李延平二先生並以觀未發氣象爲學

問根柢但因此厭動求靜則不可耳足下能做
此項工夫最得要領爲之踰月望以心中得失
告知當更有商量也朱子調息箴恐是少作或
因養病而然若平日靜坐卻不可如此如此則
入於二氏吳氏季子講大學知止節唯慮字一
條稍可餘皆未妥其論靜字得字之失足下固
已知之至所論定字似無大謬然良知之天數
語病亦不小又此節定靜安慮都就知一邊說
故經文所謂安者只是身體安閑而吳氏輒引
中庸素位而行爲證則說向行處去矣統而觀

生齋文稿續刻

壹

之總與此節本旨不合宜陸清獻以爲浮泛也
至清獻謂誠正修內皆有定靜安慮此不必分
疏試將誠正修逐項細思自見得也病中語不
能詳謹就來章答其大畧唯足下擇焉冬氣潛
藏正是蓄聚學問之時尤望日益加勉此復不

宣

宣統二年吳氏季子講大學知止節唯慮字一

宣統二年吳氏季子講大學知止節唯慮字一

宣統二年吳氏季子講大學知止節唯慮字一

宣統二年吳氏季子講大學知止節唯慮字一

寅甫日記

心爲一身之主心存則身自肅凡動而失者皆靜不存之故也但靜旣存更當于動處省察偏執已見此心便覺狹小無我則廣大矣

敬則從容

程子解噬嗑謂天下事之不和合者皆由有間竊思人心亦然心與理本一也自私欲害之而理反若外至之物矣今須克去私欲庶幾心與理一也

寅甫日記

一

飽食煖衣而學不進是自待以禽獸也可畏此心斷不可閑過

夜侍父側父云太極圖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乃與身心最切近者苟真知之自有手舞足蹈之樂又云周子太極圖說中主靜之靜卽人生而靜之靜

聞人譽己若有自喜之意覺之乃已

本原上透徹則所見者愈精深而愈切近朱子作近思錄首列道體一卷其意深矣

天地萬物之理卽我之理合而觀之自見其妙

責已嚴自不暇責人
學必思而後有得
父謂彪曰須用苦功優游不濟事又云觀理到
不能言處自妙

觀朱子與張呂二公書往復辨論皆爲義理之
公故嚴而不傷于和
心無二用二則必不誠矣

應酬之地其氣象亦根于涵養涵養深則不亢
不卑各中其節否則神志不定非疎慢卽矜持
矣

寅甫日記

二

接物時言當簡

爲學稍有所得而卽自滿者器小故也

心不可一刻放事不可一件苟然心旣放事未
有不苟者故存心尤急

一日之間每將此心照管在人身上不知照管
自身所以但知他人過失而不知自己過失愚
矣哉

近日常防偏惡之念

讀詩經漢廣篇見詩人于游女愛之敬之甚得
性情之正而女子之所以可愛可敬者尤不易

及夫先王之世雖女子猶端莊靜一使人觀其
氣象而欽慕焉今之爲士者取憎于人而不知
羞自辱其身而不知悔可哀也已

漢廣篇嚴毅中有和厚意思

心最靈然不思義理則偏滯于一物矣

志氣昏者皆由于不敬

讀采芣篇其第三章曰被之僮僮方祭之時也
敬之至也又曰被之祁祁祭畢而歸之時也舒
之至也敬而舒非獨祭祀當然凡持身接物之
道皆須如此

寅甫日記

三

義利二字隨處皆有故欲明義利之辨亦隨處
可加工夫

行露之詩其詞委曲而嚴毅

羔皮篇退食自公二句寫從容自得氣象最可
玩體之于身纔敬便能如是否則局促不安矣
不敬則處事不周密

讀小星詩知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不知命者
也然君子行義則命亦不必言矣

輕喜輕怒都是氣動志

柏舟詩是婦人不得于其夫而作然第二章但

言見怒于兄弟第四章但言見侮于衆妾初無一言怨及其夫可謂厚矣第三章自求見棄之故而信爲無闕則有君子反躬之道至末章曰不能奮飛則終身不改之意亦可見也
綠衣第三章曰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此言夫婦之間耳卽學者誠能時時事事師法古人豈不爲寡過之身乎

莊姜爲夫所棄使他人處之必將有怨怒之心而與賤妾爭寵乃莊姜則曰我思古人俾無說兮其必求無過以爲善處之方者持身之嚴也
其但求無過而無要結之私者立心之正也人而處人倫之變當深體之

讀綠衣絲兮二句偶念人之私意起于微眇其至于悖禮滅義不可救藥者皆自我縱之而然也可不慎歟

凱風篇序以爲美孝子朱子以爲孝子自責朱子之說精當不易若謂他人所作則第二章我無令人句旣說不去而第三章第四章竟似刺辭而非美辭矣唯其爲孝子自責之辭故語意和厚令讀之者仁愛之心油然而生也

處事稍有造作卽多勞攘唯行其理之當然則無事矣
夜中深念敬則和之理
非弛緩卽躁急故皆不得其中
輕喜輕怒皆義理不足之故

心在天理便覺其大心在人欲便覺其小
無知而妄斷識者羞之故謹言亦所以免辱
處處要存心一刻不存卽流于匪僻而不自知矣

一動便錯心不存故也

寅甫日記

五

讀論語人之生也直章竊意直者徹上徹下無纖毫周折之謂生理本足如此自爲氣質物欲所奪乃失其直而至于罔學者必下居敬窮理工夫然後心愈一而識愈明庶幾免于罔矣一刻之不謹一念之不眞皆罔也皆自絕其生理也可不察乎可不戒乎

朱子與張元善書言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可見朱子出處純乎義理固不敢枉道以從人亦初無重己輕世之意焉此可謂不徇俗而能保身者也

朱子與黃仁卿書言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患
自不愛日用功耳今予居家雖有雜務應酬亦
何嘗不可爲學當謹思朱子之言

朱子與張敬夫書言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
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蓋講論亦格物中一
事不放過一字者正要格到十分地位也

讀論語夫子爲衛君章觀夷齊讓國知天理之
當如此者必不可不如此無可假借無可依回
嗣後于理所當然必立定腳跟做去不可稍自
寬容以隱遂其私

寅甫日記

六

讀詩氓篇觀女子之自悔因知天下事始不度
于理終未有不悔者也與其悔于終何如謹于
始然無窮理克己之功者不能也豈特男女不
可以苟合哉君臣朋友之際皆然

凡不切己之事心從而役之者皆游移也

讀詩淇澳篇反之于身無一相似處卒章寬綽
二字尤予所最不足者寬綽非可以貌爲也切
磋琢磨之功至則自然如此耳如今且實做居
敬窮理工夫方有此效

訪溪四叔來言楊園先生整齊嚴肅虛己從人

其書中論格致工夫亦最詳細又言詩集傳義理通暢旨義明白非東萊呂氏所及讀詩蟋蟀篇此詩有許多道理在當其宴飲爲樂之時易至于淫矣而詩則曰無已大康蓋無一刻之敢忽也又曰職思其居是己所當爲者無一刻之敢忘也二章曰職思其外是唯恐思之不周而事變猝投也三章曰職思其憂是思之深且遠遂積而爲憂也又曰良士休休是事得其宜斯心得其安也以此返求諸身要唯戒謹恐懼盡乎分所當爲以求無愧于心焉夫詩

寅甫日記

七

人方以良士爲勸而爲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勵哉凡平日閑言語閑動作閑思慮以至朋友相聚不談身心切近之事而成閑追逐者皆有愧于此詩者也

夜夢父謂予曰功夫須起勁做方好張執忠思小雅鹿鳴篇君之于臣其殷殷求教如此然則吾輩于父兄師友之前可不虛心求教得一善言則見諸躬行乎予向來聞尊長之言往往心知其善而自以爲已知之至于朋友之際則又好自出議論無虛已受人之實讀鹿鳴篇而

深悔之

朱子答程允夫書言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
得于已而失于物者無之故凡失于物者皆未
得于已者也觀此知應酬交接之地無一可疎
忽者且不敢慢一人正所以自敬其身不敢輕
一人正所以自重其身也朱子又言得謂得此
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則又可知
曲意周旋以合于人者未可爲得于物而或與
世俗異行以致讒慝者未可爲失于物也朱子
之言往往兩邊都說到

寅甫日記

八

四牡詩君之于臣其體貼周到辭意懇切與家
人父子一般凡待下人亦當如此

讀鹿鳴篇第二章集傳因思吾儕苟遇有德之
人非特求其言教也凡動靜語默之間皆有可
法者苟能知其意而求諸身則所益已不少矣
朱子答吳伯起書言近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
之間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當朝夕講求義
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予自省
一日之間非無此一時意氣但私欲一起卽消
歇耳終苦義理不足也

芝房五叔來云讀論語頗有味至行習之地心中似有模糊者彪竊意此須窮理又言每有過事後始覺不能當下克制此足見其省察之密彤弓詩言中心貺之可見君臣以至誠相與無一假飾凡待人皆當如是

看子在齊聞韶章可見聖人直是主一今讀聖人書反若一覽無餘者皆未曾潛心理會故也朱子答陳膚仲書言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何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此條最親切而予亦嘗見及此故于心尤覺相契

寅甫日記

九

父親自館中回彪問曾子易簣事父曰此事儘難夫用大夫之簣此小失也而曾子一覺卽改則其謹小慎微可知况疾病之際稍一因循將終于大夫之簣而已而曾子臨死必易則其氣象之從容意念之堅定非成德之君子其安能之又云曾子大賢而不忽于童子之言其虛懷樂善亦不可及又云看此事但當于其易簣時

看出道理若必問其受之之時若何將不見曾子好處而專見曾子差處矣又謂彪曰爲學不可以不知要蓋聖賢好說話何限若不知要必茫茫無下手處汝現在急須將仁敬二字煞下工夫又曰工夫實在難長進用十分苦功纔有一二分益處

父云敬而和自有天地氣象敬而和不可也谷風篇怨而不怒其第四章皆返已自問之辭蓋必自問無憾則雖後之不恤亦不爲過觀此知不合于人者皆當反之于身自考其有失與

寅甫日記

十

否不可徒尤人也自等其言大矣父謂彪曰功夫須著實做又曰須從細微處留心積久乃成片段又曰須從偏處克治去若不從偏處克治則讀書取友反增病痛甚不可也又曰工夫須要密

父曰夏至一陰始生冬至一陽始生於夏至當思制陰之道于冬至當思養陽之道推之人身亦然又曰制陰之道養陽之道皆不外乎敬

旄邱篇雖責衛臣而未嘗有苛刻忿戾之章第二章推原其不來救之故旣委曲周至矣第三

章言其不與我同心猶未直言也至末章方直言其不肯來救而辭氣和婉亦不更下斷語且先言其流離瑣尾之苦實有不得已而然者則其心之苦可知而其氣之平愈可見矣芝房五叔來言爲學最怕入鄉愿一流彪謂鄉愿不必僞到十分凡內外不一致者卽是鄉愿行徑所以可懼

父云夏至後日漸短此亦物極必返道理故除了學問工夫之外事事不可到盡頭地方

泉水篇衛女思歸之切如此而前二章言與諸

寅甫日記

七

姬謀其可否第三章又言不瑕有害蓋情有不自已而義有不敢違也吾人處事旣不能當下剖析必先虚心平氣內度于理外謀于人得其是而行之庶或可以免悔然平日無窮理工夫則臨時亦不得力矣

小小語默之節皆當留心

北風篇朱子以爲賢者不得志而作如此境地但當安貧守義勿計人之知與不知勿計天之佑與不佑則可憂者將轉而爲可樂矣

朱子答楊簡卿書辭其求作書答吳宜之書辭

其求館求試此二書可見朱子之不敢曲徇人情亦正所以愛人也

一切稍不正便覺此心不安

學而時習之節註言所學者熟到此熟的地位儘難凡人苟知向學則思慮動作時有在天理上走者然一刻放鬆卽是間斷如果初生而摘之苗未實而刈之何以能熟 思吾儕既未到熟的地位但覺着放鬆卽提起令接續去庶幾有益

朱子答方賓王書言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

寅甫日記

三

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按前一段所言是居敬工夫後一段所言是窮理工夫而語意親切令人當下卽可著力勉之勉之

讀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以曾子大賢而戰兢若此吾輩安可不常存此意

讀吾十有五章觀夫子十五志學因自念直是

無志看註言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
今身心之地若存若亡時起時倒安能念念在
此乎必須立定此志猛下工夫纔好

越整肅越寬綽

君子偕老篇極言其服飾之盛而惜其德之不
稱因思人不修德而徒然衣食于天地之間皆
可恥也

定之方中篇塞淵二字最有味朱子訓塞爲實
訓塞爲深亦最切當竊意爲學必須如此蓋實
則無一毫虛假之氣深則無一分淺露之態正

寅甫日記

十三

是學者要緊工夫豈獨爲君宜然哉

讀相鼠篇令人悚然因思日用之間無論大小
苟一事非禮卽不可以爲人詩人旣惡他人之
無禮則其律身之嚴可知呂氏謂疾惡深則遷
善力信哉

一言便是尤一動便是悔可懼可懼

午刻過怒一次思程子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一段乃平下去然已大不受用矣

爭長絜短之心一毫不可有有亦必形于外

讀顏淵季路侍章子路顏淵恰有箇公字意思

孔子則真仁矣

看子路所志可見其用功直是切近 孔子所志不過日用事物之間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理自在今雖與聖人境界相去懸絕然此理恰可默識日用事物之間何一可忽耶

詩蝨斯篇下一宜字最好今人動以得福爲幸豈知有德乃宜有福否則禍所倚耳可不思哉 凡遇福一邊事須自反曰吾固承當得此否 慎毋安之不覺也

謁訪溪世叔世叔言日用間總要提醒此心否

寅甫日記

十四

則功課雖勤無益也又言近來覺得靜中工夫必不可少靜時養得足動時愈有力猶之造化之理貞則復元也又言某質魯鈍常有見不到處故一切轉關得不快又言從前工夫盡錯今雖覺悟然終恐塌倒又恐安于小就又言剛柔必須互克某質毗柔向來讀書亦偏取和平一路豈知竟是大病又言此次在家先要不欺此

心

隨訪溪世叔至竹溪道間世叔問彪近日得失若何彪言敬字終多間斷但近日怒氣稍減世

叔言靜中無工夫則臨時猝發必遏捺不住看來究以靜爲本

今日天氣甚涼思父親館中衣服少帶不早寄去未免單寒矣因知凡事貴乎豫

夢至父親館中爲彪論敬字中字之義

須實見得外物一些靠不住方好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此是聖人極平實處亦極精微處

聖人全體渾然自無意必固我吾儕終日自省都是意必固我只好用一克字

寅甫日記

五

說而不釋從而不改聖人且末如之何吾儕正恐落在此班裏急宜奮發

氣要斂心要平

思向來讀書實無一毫心得處由未能身體故也

病後每日晏起思朱子言某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不覺悚然

義利辨得不明守得不定則小小出處去就必须多走作此際正當着實用力

凡事不可拖泥帶水

夜侍父側父言見義須進一步見利須退一步
又言須將世情俗見掃盡則讀書無隔礙之處
又言處小人不可有一毫忿氣
須刻刻念所以不負三餐茶飯者
無益之言無益之事無益之思須剷除淨盡方
好

飯後接父親書并致母親示四妹兩函書中所
言語語出于至誠要于至正然則反是者其僞
與邪者歟念哉戒哉

凡遇不合意人不合意事不可有一毫忿氣不

寅甫日記

六

可有一點機心

應物時要不苟又要不立異

一日父謂彪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此二
語已識得否彪思之茫然父曰此本體也所謂
動靜一原顯微無間也彪因閱尹和靖集中有
一條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
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
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此卽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道理須深思之又曰我近于天人合一
處見得端的不似向來模糊矣又曰我生平無

無他長唯曉得差便速改耳又曰人須將此身
放在萬物中公共看方見得仁底意思又曰人
須于本原上透徹則日用更覺着實
除夕父謂彪曰天地之道變化而已故學問亦
須變化又檢出朱子所作延平先生行狀示彪
彪閱之但覺心平氣和如見其人父因曰李先
生地位甚高

自今須從新做起使每日每月時有變化乃合
天道

壬辰元日

今日是一歲之始須慎厥始乃能保厥終

寅甫日記

七

必須認清本體庶不枉做工夫
日子漸漸少去工夫須漸漸多去

義理不熟故外物足以動心今讀書時固當思
索義理卽靜坐及應物時皆須將義理澆濯胸
中使久久自熟則外物不能動矣
今日是立春萬物皆漸漸有生意我亦須保此
生意擴而充之使渾身多是春氣方好

夜侍父側父極言以虛受人之義謂凡物皆始
于虛終于實故爲學越虛越實又云虛則大大
則能容又云凡事必順理斷不可徇世情

心活物也滯于物則死矣故須役物不得役于物

須檢察自己氣象須理會聖賢氣象

矜字一犯百病都從此出因知上蔡先生一年去一个矜字是眞實話

寅甫日記

六

寅甫小藁

來書期望太高深自惶悚恐無以仰副盛意然金彪竊觀自古聖賢其立志之初卽在第一等地位後來方做得成則又安敢不力勉其所難庶幾稍獲進步不至虛負此生耶氣質之害雖用力克治終有時而猝發隱微深錮之病不知何時消融淨盡殊惴惴也近日心稍存然事物紛投尙恐主持不定若能主持卽氣質亦不爲害矣自家嚴回舍得聞世叔用功之嚴密讀書之精細企仰之心不能自己務望時賜訓誡勿

寅甫小藁

一

過褒許爲幸 與顧文訪溪

又

十一日接奉手教祇領一切剛柔互克之義當謹識之至云人心有一息之寬氣質便有一分之長彪正患此終是用功不曾刻苦耳近日功課稍多而天氣炎蒸四體容易鬆懈心中又時患雜亂不能隨在觀理至應物處仍少卑下與順之氣此皆由敬字工夫不密故內外動靜各有所失嗣後務當時時處處不離一敬字以副來諭所謂用功無了期之意卽本原工夫恐亦

然也

又

前世叔自杭回里時未得細聆訓誨殊覺不能暢懷彪論語讀至太宰問于子貢章毫無心得處至氣質之偏仍不免猝發難制自省終是爲學之念未能切實向裏故心地易放難收易擾難靜又何處得力耶世叔近時仍讀易主靜之功必有得力處伏乞示知鄭大兄新功未知若何頗以爲念且自愧不及也又倘蒙賜函務祈深斥其病痛使得知而改之不勝感切

寅甫小藁

二

又

前接手書論易中精義警發良多嗣後當謹遵來教勿敢自棄近時讀易所得與德業進益尙乞一一示知爲禱金彪近見得名利之心儘難掃除卽此兩途將來尙恐立腳不住殊切悚懼又思事事須要徹底澄清做去若半白半黑拖泥帶水則終是虛步全不着實矣頗欲以此自勵因直陳於長者之前然未知果能否也

日上未知身心得失若何讀書意味若何彪功課如恆惟有俗務間斷又因向來讀書半生半

熟故近日論語詩經皆不讀下去但將已讀者再三溫熟庶文義貫通日久或能浹洽耳看子張學千祿章因思寡尤寡悔地位已儘難自省一日之間渾身都是尤悔甚且不止于尤不但可悔又氣質毗剛易于動怒卽勉強遏抑終覺忿戾之氣常勝敬字亦無得力處外面容易放鬆裏頭容易紛擾于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八字全不相似如五叔之虛和靜密眞不可及也與賈芝房

又

寅甫小藁

三

前聞偶患足疾不識已全愈否家嚴兩函奉去訪溪四叔于昨日回里云廿八日赴省并以附聞彪近時覺得靜中涵養必不可少如五叔雖患足疾似乎功課間斷然涵養之功在吾一心則仍舊可做工夫也

又

近日心地若何想隨時提撥必不至塌下去也彪日前與訪溪世叔講論數次頗有警發故此志似較振作心存時稍多然常恐一刻放鬆卽氣質私智用事耳

自違芝宇唯守臨別贈言以當箴銘然存心不周而雜念易消見理不透而是非易混深歎學問之難而空言之無益也讀來論知閣下日看近思錄則爲學之本均在于是第近思錄致知存養二條工夫並重不可偏廢而致知存養之方又唯居敬窮理四字足以該之舍居敬而求虛靜舍窮理而求順應究其歸必入于禪閣下以爲何如書中又云要人贊好怕人非笑誠道著學者通病然詳語意所屬似但欲寂守此心而不究乎理之是非則恐理不明者心不定愈

寅甫小藁

四

寂守而愈增紛擾矣以閣下爽直之資勇猛之力苟實從事于居敬窮理之功必將日新月盛深造自得此皆聞于家嚴講論之餘者聊爲閣下述之唯采納是荷

與沈開之

承諭功夫須篤實切近不可空言無得此深中弟近日之病然弟竊又有質焉夫天下無性外之物故吾人學問亦惟復其性而已矣苟非深明乎存心養性之要則所謂篤實切近之功亦無從下手即使偶有合理處亦是行不著習不察一流終不足以語道程子曰後人將性命別

作一般高遠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
孝中便可盡性至命又曰今時非無孝弟之人
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由是觀之
而所謂存心養性所謂未發之中又安可不急
急講求哉至于陽儒陰釋之害在吾輩初學尤
當精思而力辨不得避詆毀先儒之嫌而置之
不論也鄙見如此更乞正之與王夢蓮

前接家信知吾兄在家督課舍弟竊喜初願之
不虛但未知舍弟尙能受教否心中感泐無似

家嚴亦深快慰弟功夫全無長進遙念吾兄立

寅甫小藁

五

志之篤用功之猛實不可及但將所論篤實切
近四字永誌勿忘以求免凌虛駕空之弊耳今
日天大雷電兩雹交下作此書心頗振作以此
見戒謹恐懼之不可一刻忘也

日上功夫若何有得力處否前面晤時尙有未
盡之言旣而思之以兄之虛衷直道而弟不盡

言以獻是卽曾子所謂交友不信者因妄陳之
而求正其是非焉前論所讀文字窺兄之意似

有主張太過之病夫弟之言未必當也若于有
德者之言而亦如是則恐在已旣有損而在人

將自此無言矣論文其小者也若于學問之事而亦如是則恐自信愈深而爲害愈大矣兄之高明固無慮此然細微之地正不可不預防耳至于弟氣質之累依然如故所望切實規戒勿作空談又嗣後相見時非特世俗寒暄可以不敘卽時事之是非得失亦不必論夫商賈聚而言利吾輩嘗心鄙之然其所爲在是則所言亦在是無足怪者今吾輩旣儼然廁乎士之列矣而朋友聚首不談身心切近之事而徒斤斤于文貌之間終日相對不過閑言語虛恭敬而已

寅甫小藁

六

弟以爲反不若商賈之道其實也臆見直陳不覺縷縷唯望不鄙其愚昧而察之幸甚弟鄉試後一病至今煩悶不可言閏九月中拜到手書知吾兄方從事正學心中爲之一快卽欲作書奉答因輾轉牀蓐遷延未果然心中未嘗一日忘吾兄也此非朋友私情實因同志者少幸得如吾兄者切磋砥礪以爲身心之助彼此交有所益是以不勝惓惓無如數日內病勢日增自念竟不能起然而一息尙存此志未已其所以惓惓手足下者則更甚也故敢傾竭肺

腑言之冀足下鑒納焉足下高明之資弟素所

欽服然世俗之所謂高明者往往溺于辭章即

不溺于辭章而學術一偏至于顛倒謬戾而不

可止今以足下材質而又沈潛于程朱子書其

進于古人也何難所望牢着脚跟精進不已則

平昔訂交之意為不虛矣弟奄奄待盡旦夕間

無以自保此書不必作答恐書到時弟不及見

也蓀土處乞將此書與彼一閱不備與戴貽仲

吾兒歿於仲冬初八日是書則初六日二更

口占以答貽仲者也時病方革而書中所言

寅甫小藁

七

惟在正學無一語替亂其交友之誠好學之

篤舉可見矣既作是書迺與予商定後事務

合禮經又再三告其母勿作佛事勿做七勿

焚衣服紙錠母悉允之乃已蓋其動必以正

無間于生死若此今距兒之歿五十有二日

矣披覽是稿淚泫泫下嗚呼予之悲豈獨以

父子之親哉壬辰除夕朔夫技淚識

兄傷風已愈弟勸我服藥此意甚善但今可無

須耳然吾弟即可推此意以愛父母且愛父母

非特加意于飲食服御之間而已父母之所教

者存諸心體諸身使父母歡喜快慰而我之所
以愛之者已至矣來書作字甚敬更望束身規
矩無一時一處苟且則心益靜而讀書亦漸得
益也 與三弟金鶚

前有一函想已收覽未知所言錯否近來想身
子強健功課如恆未知日用細微之地能漸就
範圍否心中能靜一否深以爲念父親精力不
似往年吾弟能多用一分心父親自可少用一
分心 兄 年十九歲矣碌碌庸人無足法者唯望
吾弟處處以父親爲法久之自有樂趣也

寅甫小藁

八

又

接書所言皆是多言多笑但當覺着卽改勿稍
苟容久之自能消除得盡若一時意氣終有間
斷病根不去爲害非小務望常常如此處處如
此庶幾日有進益 未暇日用略述之賦語微意
而實又 別後未知多言多笑二者究能斬斷病根否百
里寸心唯此爲念兄近來別無進境唯一切稍
有不正便覺此心不安望吾弟亦求其心之安
而已言有盡而意無窮唯三弟察之

又

吾弟在家時一切舉動見識比前有進不勝忻
慰唯細微處尙少檢點頗有所失甚微而所關
甚大者望默默自訟極力懲誡之父親衣服必
嫌單薄天寒日甚須保養方好倘一傷風恐鼻
淵更劇矣四妹讀書甚勤若能依此而行則甚
善也

寅甫小藁

九

書出

又

跋

遺稿二卷亡友方君寅甫所著也寅甫爲子春先生長子年十五三試皆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承家庭之傳績學敦行將以振起儒先之墜緒不幸早世遠近傷悼焉顧先生訪溪鳩刻生齋文稿將竣謀以附於其後予索而讀之不禁黯然夫以寅甫趨向旣正而用力尤勤使天假之年烏能測其所至哉乃竟賚志以沒僅存此吉光片羽不絕如縷良足悲已憶道光丁亥予與寅甫同受知於寶應朱文定公參謁時特呼我二人而進之其期許之遠大何如者轉瞬卅年予方以五十無聞爲愧撫茲亡友遺墨又何忍聽其湮沒不傳也亟任而付諸梓因誌數語於簡末咸豐七年丁巳季秋同邑曹鎮定謹撰

跋

一

不幸早世遠近傷悼焉顧先生訪溪鳩刻生齋文稿將竣謀以附於其後予索而讀之不禁黯然夫以寅甫趨向旣正而用力尤勤使天假之年烏能測其所至哉乃竟賚志以沒僅存此吉光片羽不絕如縷良足悲已憶道光丁亥予與寅甫同受知於寶應朱文定公參謁時特呼我二人而進之其期許之遠大何如者轉瞬卅年予方以五十無聞爲愧撫茲亡友遺墨又何忍聽其湮沒不傳也亟任而付諸梓因誌數語於簡末咸豐七年丁巳季秋同邑曹鎮定謹撰

跋

咸豐七年冬廣譽始克藉同人之力刻亡友方君子春文集竣蓋距子春之沒二十有四年矣其八卷爲亡友手定後一卷係癸巳年撰未及編次一仍其舊先是道光之十九年衆議鳩資刊詩若文矣以費不給僅就詩九卷而止而文集爲馬君侗卿承昭假讀以寓齋比鄰火燬其手寫定本後癸丑秋仲子自舜湖歸里道遇風舟覆所攜副本又爲洪濤沈浸多漫漶以他本足焉私念子春任道之勇凡其自待與待人一

跋

律以聖賢之學發於文者居多若復散佚異日何以見故人於九原遂以商之諸同人幸而戴事嗚呼以吾友之剛健篤實使其至今尙在其著書行道不知更當若何而見之文字者止此命也是役也吳江沈君沃之曰富實助成之司讐校者同邑陸君松坪潢家蓉坪先生邦杰暨子兒子鴻昇也子春之長子寅甫有遺稿兩卷乍浦曹君淡秋鎮定以壽梓茲以附於後顧廣

譽謹書

